

无锡千桥会： “众筹”造桥，“散财治乡”

在无锡南长街，游客信步走上大虹桥，古运河潺潺流转，游船不停穿梭，河两岸尽是枕河人家，白墙黛瓦，装点着柔和的灯光，人们沉浸在宁静的水乡夜色之中。

桥是水乡的魂，淹没于生活，托底于足下，少人在意却又不可或缺。如今看起来“平平无奇”的大虹桥，已是94岁“高龄”，背后还有一段90多年前众筹修桥、福泽乡里的故事。

6年修桥近百座

江南水乡，河湖纵横，虽有舟楫之利，陆路交通却往往受阻，只能借助木船摆渡，或绕道行走。

二十世纪初的无锡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，北临长江南拥太湖，运河环绕，市区水道纵横、湖滨港汊，交通以水运为主。

二十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，无锡民族工商业崛起，社会经济发展渴望更快捷更便利的陆路交通，然而密布的水网给陆路交通带来阻碍，建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。

“交通为地方之命脉”桥梁之不修，民之交通往来受阻也”……民族实业家荣德生对交通的重要性有着更深刻认识。1929年，荣德生和地方人士一起，发起创设千桥会，从事地方桥梁建设，到1935年，已建成蠡桥、申新桥等近百座，遍及无锡市区和周边常州武进、镇江丹阳以及现在无锡下辖的宜兴等地。

根据《荣德生致力于地方事业琐忆》记载：部分主要桥梁，德者（荣德生）每躬亲度勘……兴之所在，何惮劳瘁，故不仅捐资助工而已。”

大虹桥是千桥会组织修建的第一座体量较大的桥。

1929年的无锡南长街周边，古运河两岸缫丝厂林立。大虹桥修建前，缫丝厂工人上下班要走远路绕道。为减少路程，曾有人设摆渡口，用渡船运送上下班工人。有一天，正值梅雨季节，河水猛涨，一名振艺丝厂女工坐渡船过河，不幸落水溺亡，事件导致在渡口造桥的呼声再度高涨。振艺厂主许稻荪为息事宁人，决定出资造桥。然因经费短缺，未能如愿。荣德生得知后，主动提出由千桥会承担造桥工程。1930年4月，桥梁竣工，即今天的大虹桥。

“千桥会既建桥也修路。”滨湖区原

政协秘书长钱江是研究荣氏家族历史的专家，他介绍说，二十世纪20年代末，荣家对无锡的规划开始大规模实施，像今天的梁溪路（时名开原路）就是当时修建的，荣德生还倡议修建了梅园到鼋头渚的环湖路，串起无锡沿湖的景点。

资料显示，由于战乱和军阀割据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“各地桥梁毁坏倒塌，时有所闻”。对于地方建设，国民政府无力问津，而一批民族资本家积累了资金，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理念，正好填补了修桥补路的空白。

90多年前的“众筹”

初次听闻“千桥会”，不少人想当然将这个“会”理解为一个建桥组织。然而，深入了解无锡过往历史的人才明白，这是当地民间一种互助模式，类似于今天的众筹。

钱江介绍，新中国成立之前，无锡民间一直保有“会”传统，大多数为同村人组成“会”，“会”成员每月固定缴纳会费。若某一个成员婚丧嫁娶需要用钱，则由“会”提供。这实质是金融众筹模式的雏形。“千桥会”的“会”即源于此。

既然是众筹模式，千桥会造桥，并非所有资金都来自荣家捐赠，而是由荣德生等人牵头，向民间募捐。民间人士之所以慷慨解囊修桥，得益于长期以来江南地区形成的捐助“征信”机制。

钱江介绍，每座桥工程完工，千桥会都会制作《征信录》，详细记载造桥收入的来源、支出去处、结余或亏空的详细项目等，哪怕是很少的钱，也全部如实记录，捐赠者人手一份，并向社会大众公示。久而久之，“千桥会”渐成品牌，在当时的无锡民间极具号召力。

“捐款与支出信息公开透明，是千桥会能在短短6年募集大量资金，修造近百座桥梁的关键。”钱江说。



宝界老桥和新桥

历史记载，建设镇江丹阳中山大桥之初，所募款项远超所需。然而，由于捐款被人挪用，建桥工程中断一年多，在当时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反响。后来由千桥会接手，才得以修成。

千桥会能募集资金建起这么多座桥，也与荣家雄厚财力相关。荣巷古镇历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荣华源说，当时无锡流传着一句话：“造桥造桥，荣德生包梢”，意即募捐造桥不足部分，都由荣家填补。因此，虽是众筹造桥，但荣家的捐赠往往占据三分之一到一半，有的甚至承担全部费用。

千桥会能完成近百座桥的修造，还与其高效的运营模式相关。钱江介绍，首先，千桥会建造的桥设计统一，结构大体相同，材料为钢筋水泥，多为单孔或三孔，降低了设计成本；其次，荣家开办有很多工厂企业，需大量进购原材料，千桥会采购材料，大都与企业一起采购，这进一步降低了材料成本；再次，千桥会的高级管理人员贾茂青、朱梅春等均不要工资，进一步减少了人工成本。

“散财以治乡”的追求

千桥会造桥，不仅契合了无锡由传统水乡向现代工业城市转变的发展需求，为无锡从水路到陆路的交通变革提供了数十座桥梁，也彰显了民族实业家的价值追求。

钱江说，千桥会放到今天，就是一个公益组织，它体现了当时一批实业家的

财富观——财富不留下子孙，散财以治乡。这种公益思想在当时的无锡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，从富人到家境一般的百姓，都以为为家乡建设做贡献为荣。

这种民间力量的作用不可小视。查阅史籍发现，民国时期，江南地区修桥等地方建设事业，少见政府出面承担，一般均由绅商倡导于前，各界人士云集响应，合力共擎。捐款多的达数千元，少的几十元甚至几元，金额不在多少，反映的是民间对于慈善事业的广泛支持。

“宝界双虹”彰显了荣德生的这一价值观，以及这一价值观在其家族中的传承。

无锡的梅园、鼋头渚、蠡湖等风景名胜地，受到中外游客青睐。然而，胜地棋布，往往为重湖阻隔，来游者惮风涛之险，有裹足不前者。”

1934年，荣德生六十大寿，他捐出亲友赠送的寿仪六万大洋，建造宝界桥。桥长375米，宽5.6米，桥身有60个桥孔，为当时江南第一大桥。从此，一桥飞跃将无锡太湖边的名胜风景区联结在一起。

荣德生对宝界桥的建造极为重视，亲笔题写“宝界桥”之名，留下建造时间“甲戌中秋”和自己的名号“乐农”，并刻于两侧桥梁。荣德生曾对钱穆说：“他年无锡人犹知有荣德生，唯赖此桥。”

1994年，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，荣德生之孙荣智健又捐资3000万港元，在荣德生修建的宝界桥南侧另建宝界新桥。新旧两桥相距10米，平行架设于蠡湖之上。祖孙接力造桥，形成“两水夹明镜，双桥落彩虹”的美景，这两座桥被称为“宝界双虹”。

今日的宝界双虹，荣德生捐助的老桥已成为行人步桥。站在老桥上俯瞰，太湖一碧万顷，水天一色。老桥南侧的宝界新桥上，汽车川流不息。

“为天下布芳馨，栽梅花万树；与众人同游乐，开园囿空山”使有粟帛盈天下，常与湖山作主人”，是荣德生修建的梅园诵幽堂内的两副楹联，也是其兼济天下的公益精神写照。

今天，千桥会透明高效的运转机制、荣德生的“实业救国”精神，对于公益事业发展和企业家的价值追求，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。（据《新华每日电讯》）



夜色中的大虹桥



游客走在大虹桥上